

此刻,我正经过信仰

■苏沧桑

的睫毛和忠诚的眼睛,是它亘古的挚友。

最痛的,是它被一个个时代遗弃。即使几百年前,当那位王姓道士发现巨大的稀世宝藏时,仍然没有人在意这个弃儿,哪怕用一丁点剩余的爱,来拥抱它一下。英国人、法国人、日本人、俄国人纷纷闻讯赶来,运走了无数珍贵文物。而最亲的自家人,却用破木箱,任本就零落不堪、劫后余生的宝藏再经风吹雨淋,千里迢迢运到北京,留下一堆最破烂最不完整的东西。最滑稽的是,最后,它以被掠夺的方式惊艳了世界,才备受关注,然而,那份深入骨髓的耻辱与心痛,常常令它午夜梦回时大雨滂沱。

二

历史来到了公元二十一世纪一十年代,我用目光爱抚着这个“弃儿”的心脏——莫高窟。一直仰着头,一个窟一个窟地看,脖子、眼睛酸痛难当。

多么美轮美奂啊。那一笔一笔,一刀一刀,一座一座,是谁,怎样仰着酸痛的脖子,撑着酸痛的胳膊、手腕,睁着酸痛的眼睛,怀着怎样的心情,历经十几个世纪,亿万个日日夜夜,夜夜日日,上下五层,一千多个洞窟,凿出来,画上去,造就如此完美的神秘博大、旷世绝伦?

每一笔,都是痛,每一笔,都是

美。这是一种什么力量?仅有钱和能工巧匠是不够的,仅有毅力和信心也是不够的。

我想,无他,唯有信仰。是当时的人们,对佛祖神灵的无限虔诚、对幸福生活的无限向往使然。莫高窟的辉煌,其实就是信仰的辉煌。

如今,辉煌犹在,那么信仰呢?

三

洞窟里很暗,很静。突然,女讲解员停下柔和的声音,厉声对一个刚用手机拍照的游客说:“请将照片删掉!”

黯淡的光线里,我看到,游客们纷纷侧目,对那个拍照的人,露出鄙夷的神情。

这一霎,我突然看到了几年前面对强权斗胆说“不要触摸壁画”后遭掌掴辱骂的年仅19岁的女讲解员。

我看到票据上关于天气不好不适合开放时,会关闭洞窟的说明。

我看到离它不远不近那个国家专项拨款的研究保护机构。

我还看到了一个与敦煌壁画一样美得令人浮想联翩的名字——樊锦诗——一个特别干瘦、弱小的老太太——莫高窟新的守护神——像常书鸿一样,将生命绝大部分的时光、坚忍与智慧,缓慢而快速地消耗在此。

一个孩子,走很远的路,去垃圾箱里扔一个可乐瓶。

土阶很陡,一位老人伸手扶了一把墙壁,又突然缩回手。另一位走在他身边的陌生人,立即伸出手扶了他一把。

我还看到,当地的人们烈日下无比自豪的笑脸,和他祖祖辈辈放在此的粗粝笑脸。

还有,无数和我一样,默默用爱的目光,一遍遍小心翼翼地抚摸它的游客们。

四

心里涌起感恩的泪。多么欣慰啊,这一个神秘阴暗如伤口的洞窟,这个弃儿的心脏,因一个崭新时代的守护、尊重,早已伤愈。

五

忽然想,我们这一代人,是不是也可以在莫高窟找一个边角,也凿一个窟?请全中国最好的艺术家,用这个时代的审美和思想,去画一窟壁画,塑一窟佛,千万年后,讲解员介绍时会说,这个洞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塑造于21世纪初。

如果说,从前,佛祖是人们的信仰,如今,人们发自内心地崇尚真善美,渴望诚信与和谐,这,不也是信仰吗?

毋庸置疑,还有丑陋与丑恶,然而,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感动,让我们坚信绝大多数人都是善良的,这,不也是信仰吗?

走出莫高窟,收到朋友一条短

信:“流逝的不是时间,是我们。”

是啊,每一个人,其实都在以流逝的姿势经过生命,经过时间。就像此刻,我正经过敦煌。

乐樽和尚流逝时,留下第一个洞窟。

平凡的工匠流逝时,留下瑰宝。

王道士流逝时,留下一个藏经洞和一个伤口。

驼铃流逝时,留下丝绸之路。

常书鸿流逝时,留下补丁,守护。

我们这一代人流逝时,会留下什么呢?该留下什么呢?除了喧哗,我想,一定还有别的什么,比如敦煌们,比莫高窟们更珍贵的什么。

五

三天后,回到江南,十里荷花,无比水灵,鲜嫩。我捡回了几颗干莲子。

七天后,放在清水里的干莲子抽芽了,女儿时时傻傻地盯着看,想象它会真的长大,开花。

她眼里,饱含人类最初的单纯。皈依单纯,是否也是皈依一种信仰?

皈依真,善,美,皈依爱,皈依诚信,和谐……是否也算皈依信仰?

女儿相信它会开花,如同我相信,信仰的再度辉煌,必然会在一个时代结出一颗颗更甜美、永不再疼痛的果。

诗韵

1943, 那滴血的一天……

■英国中医师学会会长

马伯英 教授

【2014年9月8日 中秋节。中英文化交流学会会长刘建一、李丹阳教授夫妇邀请参加抗战诗歌朗诵演唱会。夜不能寐,匆成此诗以呻71年前从娘胎里开始的痛苦记忆。】

1943年,那一天
天特别冷。
是那一天!
鬼子进了村。

那一天,天特别冷,
不是天冷,是心特别冷。
我父亲护着母亲,
母亲护着我,躲进了草堆。

1943年,那一天
朗朗乾坤,光天化日之下,鬼子开始屠杀!
我同学的父亲,倒在血泊之中
孤儿寡母,从此将怎么活?

1943年,那一天后的一天
乌云压着乌云。
鬼子把守着所有码头、路口
啪啪的枪托声,我父亲挨了打。

1943年,那罪恶的一天!
天上飞着鬼子的飞机,细菌弹带着老鼠跳蚤,
扔在我家乡的大地。
鼠疫从此吞噬了数万无辜的生命。

时光飞逝,过去了12年。
那一天伯伯送我进城上中学。
我是那么快乐,
可是我伯伯他不快乐。

伯伯指着路旁不远一个村落
那里有一座倒塌的墙垣
那屋顶之下,
层层叠叠的是没有入土的棺材。

伯伯噙着泪,他说
1943年!那一天
鬼子进了村,抢光、杀光、烧光
被杀戮的冤魂,至今没有能入土为安。

那一天!那个村!
男人统统被杀光,
女人统统被强奸。
一个老太太被赤裸着示众……

那一天!那个村!
鬼子兵喝酒、狂笑,
围着老太太的裸体跳舞
然后惨无人道地将她奸杀至死!

1943年啊,那一年,血和泪浸透了我家乡。
惨绝人寰,天地为之变色。
我母亲护着我逃难,
仇恨,是我娘胎里开始的记忆。

那是中华民族永远忘不了的灾难!
如今,那些十恶不赦的战犯,
被说成是大和的“英雄”!
靖国神社成为他们安息的乐园。
天理何在?良知何在?

不是只有“九·一八”!不是只有南京大屠杀!
日寇的铁蹄蹂躏过我们整个中华!

不是只在中国,不是只在东南亚,
英国、美国、澳大利亚……也曾经受害!
日本首相如果还人性未泯,
就应该谢罪、跪下!

把战犯说成英雄,
不是无耻便是无耻;
同情侵略者,
侵略者就会气焰嚣张。
不愿正视历史,
必将碾倒在历史车轮之下。

2014.9.9. 写于里斯本旅次

诗韵

庆祝人民政协成立65周年 (外二则)

■陈文韶

多党合作始何岁,
联手斗狠又抗倭。
扫尽阴霾开天地,
政治协商贤士多。
国旗国徽同相酌,
定都定策共切磋。
岁月悠悠同一愿,
民族复兴国梦圆。
参政议政达民意,
建言献策掏心窝。
巨龙腾飞闹环宇,
国强民富共欢歌。
(2014年9月18日)

保护地球家园

小球经世若许年,
养育生灵万万千。
缘何子孙多作逆,
挥刀飞斧伤慈颜。
风来沙尘迷人眼,
日暮雾霾罩满天。
五水共治施新政,
除臭清污出重拳。
军民合力护生态,
山清水碧可颐年。

考察德清 治水有感

苍溪漫漫归大湖,
港湾河道善疏流。
碧水清波鱼虾旺,
堤岸葱茏万木苏。
下渚湖中芦苇荡,
芙蓉争艳口含珠。
白鹭洲头百鸟宿,
朱鸱起舞客欢呼。



朝朝艳(纸本水墨)北京齐白石艺术研究会 鲁译元

花鸟入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常常表现为两种属性,一是它的自然形态,如春花秋月,夏雨冬雪,要求神形兼备,生机盎然,如宋徽宗的《写生珍禽图》;再是它的社会指向,也即是花非花,雾非雾,在题材上常常被赋予一种人文精神的象征,如“喜上眉梢”、“年年有鱼”、“马上封侯”等等。生于我省龙游、长而历练军营的鲁译元现为北京齐白石艺术研究会副会长、齐白石书画艺术鉴定特约专家,鲁译元早年在北京结识并拜在了齐白石老人四子齐良迟先生门下,从师28年,神游于楮墨之间,此画虽然写尽花叶、雏鸡、蜜蜂之自然情态,但其人文内涵依然能与画家在另一幅《牵牛花》中的题款“村外小花遍地开,喇叭不吹轿不抬。天然本色随天意,一样惹得蜂蝶来”联系起来,让人感悟深思。(应霁民)

美国梦,故乡情

■江冬

前不久,我和儿子一起在美国进行了为期两周的旅行。期间除了几天的跟团游外,大部分时间是住在朋友家里,由朋友带着四处转转。这样的旅行方式不赶、不累,还能近距离观察和接触,从而对美国生活有个较为深度的了解和感知。这次美国行,我遇到了好多中国老乡,他们的美国梦,故乡情留给我难忘的印象。

Jay 和 Ben 都属于90年代初出国潮风行时走出来的学界精英。Jay是我大学同寝室好友的哥哥,典型的学霸,在上海交通大学完成本科和研究生学业后,分配到浙江大学任教,后到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继而留在美国。我只在读大学时见过他几面,之后就没见过面。第一次到美国人生地不熟,我和儿子首站到洛杉矶就在他家落脚。第二天他们一家人陪我们游览了圣莫妮卡海滩、迪士尼音乐厅、盖蒂艺术中心(Getty Center)等地,他们的儿子讲满口流利的英文,见我一愣一愣的,Jay就不时提醒儿子讲中文。为不耽误Jay上班,有几天我们跟了当地的团,当日来回,参观了圣地亚

哥、环球影城等,但每天晚上,Jay必然是在我们下车的地方等候,悉心安排我们的晚餐,同时向我们介绍美国社会方方面面的情况。他说自己一直没有放弃回国创业的打算,他是从事大数据研究工作的,但凡国内有合适的平台和机会,还是想回国的。言谈中Jay的故乡情和兄妹情多有流露,爱屋及乌,所以他对妹妹的同学都百般照应,着实令人感动。

Ben是我一个朋友的高中同学,当年也是在美国读的博士,已在旧金山生活20多年。我的朋友委托他在旧金山带我们游览。在斯坦福博物馆观展时,Ben的认真程度不亚于我们,在引领我们的同时自己也很投入地看,拍了很多照片。当年学霸的影子依稀可见,做任何事都很专注,能随时随地进入角色。在斯坦福校园小憩时,我问他是否喜欢美国的生活?他说,只是已经习惯美国的生活而已,最感内疚的是离父母太远无法尽孝。前几年回去看望年迈的父亲,与父亲聊了很久后,父亲突然很平静地告诉他,你知道吗?我有个儿子在美国。那情境至今回想起来都觉心酸。

Leo和Fei算得上是中国商人的代表,他们都是温州人,都是我认识多年、知根知底的朋友。他们的别墅位于美国纽约州的长岛,是一座特色鲜明的郊区富人区,以医生、律师和个体商户为主,这些人买房大部分是自己居住,小部分是进行投资。长岛距离市区较远,环境非常优美,治安良好。长岛富人区豪宅价格多在100万美元以上,具备一定经济实力的中国商人在此置业感觉比国内更具性价比。Leo现在的身份是江浙华人商会的会长,在美国打拼已经20多年,也算是混得有头有脸了,但他毫不避讳当年千辛万苦携妻偷渡美国以及如何赤手空拳混迹美国的不堪经历。他两次接待我都是在纽约法拉盛(Flushing)的中餐馆。法拉盛是美国纽约皇后区境内的一个区域,近年来逐渐成为亚洲裔移民,特别是来自中国台湾、韩国、中国大陆等地的移民聚居的地方,是曼哈顿唐人街(人们习惯称华埠China town)之外,纽约第二个华人居住的地方。这里已发展出具有浓厚东亚风味的商圈,但环境

较为脏乱差。在这里,不需要讲英语都能做生意;在这里,找不到身处美国的感觉;在这里,真的赶不上当今中国的速度。Leo说,我来了这么多年了,有时还在问自己,我来了美国吗?

Fei和Leo同为商人,情况却又不同。Fei是在国内做生意发家致富的,6年前移民美国,试图寻找更好的商机。移民美国后,女儿到美国念高中,现在已是大学三年级了。随后又在美国生了个儿子,现已5岁。但他们目前的烦恼是,生意的主战场还是在国内,身为美国公民的儿子马上要上学了,究竟是放国内还是国外呢?如果从小让他在国内,家庭亲情如何维系,以后儿子长大了,与父母的思想语言交流都成问题,某种程度上等于是失去了这个儿子。如果让他在国内,似乎又心有不甘,毕竟能够在条件在美国享受蓝天白云,享受自由空气,享受高福利的人不多。但我相信他们在两难取舍中最终会选择亲情,因为Fei的妻子说了这么一句话,女儿已经决定大学毕业后回国发展,对于我们来说美国的使命即将完成。

钱塘江副刊投稿邮箱:
zjrbotj@163.com



云世界再美,
也要有风。